

名家名译

基督山伯爵(下)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(法)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督山伯爵 / (法) 大仲马 (Dumas, A.) 著 ; 李玉民, 陈筱卿译. —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0.8

(中央编译文库. 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 - 7 - 5117 - 0423 - 8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0602 号

出版人 和 瓜

责任编辑 王丽芳

责任印制 尹 珊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09246(编辑室)
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

开 本 650 × 920 毫米 1/16

字 数 1246 千字

印 张 72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
定 价 49.8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C 目录 CONTENTS

第五十八章	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 / 1
第五十九章	遗嘱 / 10
第六十章	快报 / 19
第六十一章	治睡鼠偷桃之法 / 29
第六十二章	幽灵 / 40
第六十三章	晚宴 / 50
第六十四章	乞丐 / 61
第六十五章	夫妻争吵 / 71
第六十六章	婚事 / 82
第六十七章	检察官的办公室 / 93
第六十八章	夏日舞会 / 105
第六十九章	调查 / 114
第七十章	舞会 / 125
第七十一章	面包和盐 / 135
第七十二章	德·圣-梅朗夫人 / 140
第七十三章	诺言 / 154
第七十四章	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/ 183
第七十五章	神秘的记录 / 193
第七十六章	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/ 206
第七十七章	海蒂 / 218
第七十八章	约阿尼纳来信 / 241
第七十九章	柠檬汁 / 261
第八十章	指控 / 274
第八十一章	歇业的面包铺老板房间 / 280
第八十二章	夜盗 / 300



第八十三章	上帝之手 / 315
第八十四章	博尚 / 322
第八十五章	旅行 / 329
第八十六章	审判 / 342
第八十七章	挑衅 / 356
第八十八章	侮辱 / 363
第八十九章	夜 / 374
第九十章	决斗 / 384
第九十一章	母与子 / 397
第九十二章	自杀 / 404
第九十三章	瓦朗蒂娜 / 414
第九十四章	真情吐露 / 422
第九十五章	父与女 / 435
第九十六章	婚约 / 444
第九十七章	上路前往比利时 / 457
第九十八章	钟瓶旅馆 / 464
第九十九章	法律 / 477
第一〇〇章	幽灵 / 488
第一〇一章	洛库斯特 / 495
第一〇二章	瓦朗蒂娜 / 502
第一〇三章	马克西米连 / 509
第一〇四章	丹格拉尔的签字 / 519
第一〇五章	拉雪兹神甫公墓 / 532
第一〇六章	分财 / 547
第一〇七章	狮穴 / 564
第一〇八章	法官 / 572
第一〇九章	重罪法庭 / 582
第一一〇章	起诉书 / 589
第一一一章	赎罪 / 597
第一一二章	启程 / 607

- 第一一三章 往事 / 621
-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/ 635
- 第一一五章 路奇·王霸的菜单 / 647
- 第一一六章 饶恕 / 655
-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/ 662

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

丹格拉尔夫人和她女儿走后;就在我们转述的这场谈话的同时,检察官的府上发生了这种情况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走进他父亲的房间,他的夫人则紧随其后;至于瓦朗蒂娜,我们知道她在何处。

二人问候了老人,又打发走巴鲁瓦,一个侍候老人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老仆人,然后在他身边坐下。

努瓦蒂埃先生坐在他那辆大轮椅中:每天,早晨他要由人抱上去,晚上再由人抱下轮椅,对面是一面大镜子,能映现整个房间,他无需转动已经动弹不得的躯体,就能看见哪个人进出他的房间,别人在他身边做什么。努瓦蒂埃先生如僵尸般一动不动,眼睛却炯炯有神,聪敏而机灵,他见儿子和儿媳妇毕恭毕敬的样子,便料定他们要谈一件意料之外的重要事情。

在这个已经被土埋到脖颈的躯壳中,只剩下两种感官——视觉和听觉——还活跃着,犹如两点火星儿;而这两种感官也只有一个,能向外界透露这尊雕像的内心生活:宣告这种内心生活的目光,好似遥远的灯,告诉迷失的荒原上的旅人,在这寂静的茫茫黑夜中,还有一个人在守望。

老努瓦蒂埃银白的长发披肩,两道乌黑的眉毛下,便是一对黑眼珠:这对眼睛集中了从前分散在这肉体和头脑中的全部活力、全部机敏、全部力量和智慧,这是一种器官替代其他器官的功能之后常有的现象。固然,他的手臂不能动弹了,喉咙发不出声音,身体也不能转动,但是这些缺失,都由这强有力的目光补救了:他用这双眼睛发号施令,用眼睛表达感激之情。这是眼珠子会转动的一具僵尸,有时看来比什么都吓人:这张大理石面孔的上端,时而燃烧起怒火,时而放射出



喜悦的光芒。瘫痪的老人这种语言，只有三个人能懂：即维尔福、瓦朗蒂娜，以及我们提过的那个老仆人。不过，维尔福很少来看父亲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到万不得已决意不来，来了即使能懂意思，也决意不讨父亲的欢心；因此，老人的全部快乐，就寄托到孙女身上，而瓦朗蒂娜也倾注自己的一片诚心、爱心和耐心，从爷爷的目光中领会他的全部思想。老人这种无声的、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，瓦朗蒂娜则用她的全部声调、全部表情、整个心灵来应答，结果，在这少女和这泥塑似的老人之间，时常进行十分活跃的对话。别看这泥塑之人快要重新化为尘土，他仍不失为一个知识渊博、见微知著的人，别看这躯体丧失了让人听命的能力，里面却包藏一颗意志坚强的灵魂。

瓦朗蒂娜就是以这种方式，解决了这一难题，她既能理解老人的想法，也能让老人理解她的想法。多亏了这样细心的研究，她才能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上，很少猜不准这颗活跃的灵魂的欲望，或者这个知觉大半丧失的躯体的需要。

至于那个仆人，正如前面交代的那样，他服侍主人已有二十五年，十分了解主人的习惯，几乎用不着努瓦蒂埃再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了。

维尔福要同他父亲进行这场奇特的谈话，自然无需求助于这两个人。我们说过，他本人十分熟悉老人的语汇，但是由于厌烦或者冷漠，就很少用来交谈。因此，他打发瓦朗蒂娜下楼去花园，又支走了巴鲁瓦，然后坐到父亲的右首，德·维尔福夫人则坐到另一侧。

“先生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我们没有让瓦朗蒂娜一同上来，又让巴鲁瓦退下了，对此您不必感到奇怪，只因我们要进行的谈话，不宜有一位姑娘或一名仆人在场。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要告诉您一件事。”

讲这段开场白时，努瓦蒂埃的脸始终毫无表情，反之，维尔福的眼睛似乎要看透老人的心底。

“这件事，”检察官接着说道，冷冰冰的口气似乎不容人争辩，“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都确信您听了会高兴。”

老人的目光仍然毫无反应，他在听，仅此而已。

“先生，”维尔福又说道，“我们要把瓦朗蒂娜嫁出去。”

听到这样一条消息，就是一张蜡人的脸，也不见得比这老人的面

孔更冷漠。

“婚礼将在三个月之内举行。”维尔福接着说道。

老人的眼神还是不动声色。

这时,德·维尔福夫人也开了腔,急忙补充道:

“我们估计您对这个消息会感兴趣的,先生,况且,您好像一直很疼爱瓦朗蒂娜,因此,我们只要告诉您要娶她的年轻人就行了。对瓦朗蒂娜,这是最体面的一门婚姻了。男方有财产,有门第,人品性情完全能保证瓦朗蒂娜的幸福。那年轻人的姓名,想必您并不陌生,他就是德·埃皮奈男爵,弗朗兹·德·凯内尔先生。”

在妻子这一小段演说的过程中,维尔福更加凝神注视老人。当德·维尔福夫人说出弗朗兹的名字时,努瓦蒂埃那双为儿子十分熟识的眼睛,忽然眨动一下,眼睑随即张大,仿佛两片嘴唇张开要吐出话语,但眼皮间射出的却是一道闪电。

检察官知道,当年他父亲与弗朗兹的父亲是公开的夙敌,明白这道闪光和这种激愤的缘由,但他只当没看见,又接着妻子的话茬儿讲下去:

“先生,” he说道,“您也明白,瓦朗蒂娜快满十九岁了,找个人家,也是她终身大事。然而,在议亲过程中,我们绝没有把您忘记,我们事先就可知,瓦朗蒂娜的未婚夫即使不同我们一起生活,因为年轻夫妇也许会感到不便,但至少同意您同他们一起生活,以便成全瓦朗蒂娜对您颇深的感情、您也似乎对她的挚爱,这样您就丝毫不必改变生活习惯,身边只是多了一个照顾您的孩子。”

努瓦蒂埃的目光由闪亮而变得血红。

毫无疑问,老人一定是怒火中烧;毫无疑问,痛苦和愤怒的吼叫冲到喉咙,无法爆发而令他窒息,那张脸憋得发紫,嘴唇也发青了。

维尔福则不慌不忙,过去打开一扇窗户,说道:

“这屋里太热,努瓦蒂埃先生感到不舒服。”

他转身回来,却没有再坐下。

“这门婚事,”德·维尔福夫人又补充说道,“德·埃皮奈先生和他家人都很满意;再说,他家人也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位婶母。他母亲在



生他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而他父亲于 1815 年遭人暗杀，孩子当时才两岁。因此，这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。”

“那次暗杀搞得很神秘，”维尔福接口说道，“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尽管怀疑到许多人头上，却没有查出真凶。”

努瓦蒂埃竭尽全力，以致嘴唇痉挛一下，仿佛要挤出个微笑。

“然而，”维尔福继续说道，“真正的凶手，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他们在世时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，死后也必受上帝的审判；他们如能处于我们的位置，一定会感到很幸运，赶紧把女儿嫁给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，以便将表面上的怀疑都消除掉。”

努瓦蒂埃情绪又平静下来，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能有这种自制力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老人用目光回答维尔福，而那目光同时表露了深深的鄙夷、洞烛其奸的愤怒。

维尔福看清了这目光所包含的意味，只是答以微微耸肩。

接着，他示意妻子起身。

“现在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道，“请接受我的敬意。您高兴让爱德华来问候您吗？”

按照约定，老人以闭眼表示同意，以连眨眼数次表示反对，抬眼望天则表示他有要求。

他要见瓦朗蒂娜，就只闭右眼。

他要见巴鲁瓦，就闭左眼。

他听到德·维尔福夫人的提议，就连连眨眼。

德·维尔福夫人遭到如此明显的拒绝，便咬了咬嘴唇。

“那么，我叫瓦朗蒂娜来好吗？”她又问道。

“好的。”老人急忙闭右眼表示同意。

德·维尔福夫妇施礼告辞，走出房间，吩咐人去叫瓦朗蒂娜。再说，瓦朗蒂娜已经得到通知，努瓦蒂埃先生当天要见她。

他们刚离去，瓦朗蒂娜就走进老人的房间，她还心情激动，脸浮红晕。进屋只看一眼，她便明白爷爷有多么痛苦，又有多少话要对她讲。

“噢！好爷爷，”她大声问道，“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惹你生气，对

不对,你是在生气吧?”

“对。”老人闭眼答道。

“生谁的气呢?生我父亲的气?不是;生德·维尔福夫人的气?不是;生我的气?”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生我的气?”瓦朗蒂娜惊讶地又问一遍。

老人又表示正是。

“亲爱的好爷爷,我怎么惹着你了?”瓦朗蒂娜高声问道。

没有回答。她接着问道:

“今天我还没见到你,有人对你说过了我什么了?”

“对。”老人用目光急忙表示。

“我来猜猜看。我的上帝,我向你发誓,好爷爷……唔!……德·维尔福先生和夫人刚离开这里,对不对?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他们对你说的话惹你发火啦?说了什么话?要我去问问他们,回头再来向你道歉吗?”

“不,不。”目光表示。

“噢!你吓坏我了。我的上帝,他们能对你说什么!”

她还在搜索。

“唔!我知道了,”她压低声音说道,同时又凑到老人身边,“他们大概谈了我的婚事吧?”

“对。”发怒的目光回答。

“我明白了,你是怪我对你守口如瓶。唔!要知道,那是他们叮嘱我不要对你透露一句,而且,他们对我本人什么也没有讲,这个秘密,是我无意中,可以说是我偷听到的。因此,我就守口如瓶,没有告诉你。原谅我吧,努瓦蒂埃好爷爷。”

老人的目光又恢复凝滞的状态,仿佛回答“不仅仅是你守口如瓶令我伤心。”

“还有什么呢?”少女问道,“你也许以为我会丢下你不管吧,好爷爷,我一结婚就什么都不顾了吧?”

“不是。”老人回答。



“那就是他们告诉你了，德·埃皮奈先生同意我们住在一起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还为什么生气呢？”

老人换了一副无限温柔的眼神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了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因为你爱我。”

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你担心我会生活不幸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不喜欢弗朗兹先生吗？”

老人的眼睛连续眨了三四下：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

“那么你很伤心了，好爷爷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好，听我说，”瓦朗蒂娜说着，就跪到努瓦蒂埃跟前，搂住他的脖子，“我也一样，非常伤心，因为，我不爱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。”

老爷爷的眼里闪现一道喜悦的光芒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，我要进修道院那会儿，你对我大为恼火？”

一滴泪水湿润了老爷爷干涩的眼睑。

“告诉你，”瓦朗蒂娜继续说道，“这桩婚姻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才想法儿逃避。”

努瓦蒂埃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“看来，好爷爷，这门亲事让你格外伤心啦？我的上帝啊，你若是能帮我，我们两个联手，若是能推翻他们的计划，该有多好啊！然而，你尽管思想十分活跃，意志十分坚强，却没有力量与他们抗争；而且抗争起来，你跟我同样软弱，甚至更加软弱。唉！如果是从前，在你身体健壮有力的日子，你可以成为我的十分强大的保护人；然而今天，你只能理解我，只能与我一同高兴，一同悲伤。这是最后一点幸福，上帝忘记没有将它同其他幸福一起从我身边夺走。”

努瓦蒂埃听了这番话，眼睛显出一种极为狡黠、极为深沉的表情，姑娘觉得看出这样的话：

“你错了，我还能帮你很大忙。”

“你还能帮上我，亲爱的好爷爷？”瓦朗蒂娜翻译老人的口语。

“对。”

努瓦蒂埃举目望天。这是他和瓦朗蒂娜约定的信号，表示他要什么东西。

“你要什么呢，亲爱的爷爷？说说看。”

瓦朗蒂娜寻思了片刻，然后就高声说出她想到的东西，但是她无论说什么，老人总一直回答“不”。

“得了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既然这么笨，就干脆用笨办法。”

于是，她开始背诵字母表，依次从 A 说到 N，并且微笑着询问瘫痪老人的目光。说到 N 时，努瓦蒂埃表示对了。

“唔！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想要的东西，是以 N 字母开头的！咱们要在 N 上打主意喽？喏，猜猜看，N 下边该是什么呢？Na、Ne、Ni、No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老人表示。

“唔！是 NO 呀？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走过去取来一本词典，放到努瓦蒂埃面前的斜面桌上，翻开之后，她看到老人的视线投在词典页面上，便用手指从上到下，一栏一栏快速移动。

努瓦蒂埃不幸陷入瘫痪状态的六年间，瓦朗蒂娜就练习这种方法，已经十分熟练，能很快猜出老人的想法，就跟他本人查字典一样。

手指移到 Notaire^①时，努瓦蒂埃用目光叫停。

“Notaire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要一个公证人呀，好爷爷？”

老人表示，他的确想要见一个公证人。

“要打发人去请一个公证人来吗？”瓦朗蒂娜问道。

“对。”瘫痪的老人表示。

“要我父亲知道吗？”

① 法文，意为：公证人。



“对。”

“你着急见公证人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立刻派人去请，亲爱的爷爷。你的要求就这些吗?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跑过去，摇铃唤来一名仆人，让他去请德·维尔福先生或夫人，到祖父房间来。

“你满意了吗?”瓦朗蒂娜问道，“对……我想也是：怎么样？你这事儿，猜中可不容易吧？”

姑娘冲着祖父微笑，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由巴鲁瓦带进屋。

“您有什么事儿，先生？”他问瘫痪的老人。

“先生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我祖父要找一个公证人来。”

这一要求很奇怪，尤其出乎意料，德·维尔福先生听了，不禁同瘫痪的老人交换一下眼色。

“对。”老人表示，他的态度很坚决，表明有瓦朗蒂娜的协助，又有现在已经知道主人意愿的老仆的协助，他准备抗争到底。

“您要见公证人？”维尔福又问一遍。

“对。”

“见公证人做什么？”

努瓦蒂埃不回答。

“您要公证人来有什么用呢？”维尔福又问道。

瘫痪老人的眼睛静止不动，因而保持缄默，也就是表明：我坚持自己的要求。

“是想捉弄我们吗？”维尔福接着说道，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”巴鲁瓦说话了，他拿出老仆人常有的执拗劲头，准备坚持，“既然先生要见公证人，那显然就有这个必要。因此，我这就去请一位来。”

巴鲁瓦只认努瓦蒂埃这一个主人，他从不买任何别人的账，不容人反对他主人的意愿。

“对，我需要一个公证人。”老人挑战似的，闭上眼睛，就好像明确说，“看谁敢拒绝我的要求。”

“那就请个公证人来吧，既然您非要求不可，先生。不过，我得向人家道歉，替您本人道歉，因为，这场面一定十分可笑。”

“这不要紧，”巴鲁瓦说道，“我这就去，反正得请一个来。”

老仆人说罢，就得意洋洋地出去了。



第五十九章 遗嘱

巴鲁瓦出门的时候，努瓦蒂埃注视着瓦朗蒂娜，那狡黠而关切的目光，实在意味深长。姑娘看懂了他的目光，维尔福也看懂了，因而他眉头皱起，脸色也阴沉下来。

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在瘫痪老人的房间坐下来等待。

努瓦蒂埃完全漠然地看着他搬椅坐下的举动，但是用眼角余光吩咐瓦朗蒂娜无需担心，也留在屋里。

过了三刻钟，老仆人带着公证人回来了。

寒暄两句之后，维尔福就对公证人说道：

“先生，请您来的人，就是这位怒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：他全身瘫痪了，已经丧失活动和说话的能力，唯独我们几个人，才能勉勉强强弄懂他的零星想法。”

这时，努瓦蒂埃便用目光，向瓦朗蒂娜发出万分紧急的呼唤，瓦朗蒂娜当即响应：

“我，先生，我完全懂得祖父要说的话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巴鲁瓦也帮腔，“全懂，绝对全懂，正如在来的路上，我对先生讲的那样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还有您，小姐，”公证人对维尔福和瓦朗蒂娜说道，“像这种情况，一名司法人员如果轻率处理，就必须承担会有危险后果的责任。一份公证书要具有法律效力，首要的一点，就是公证人必须确信，自己如实解释了委托人的意愿。然而，面对一位不能讲话的委托人，我本人就无法确认他同意还是反对；他既已丧失语言功能，就不可能明白无误地向我证实他渴望什么、憎恶什么，这样，我开具的证书就是一纸空文，而且违反法律程序。”

公证人脚步一抬准备离去。得意的检察官的嘴唇上，浮现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而努瓦蒂埃则盯着瓦朗蒂娜，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，瓦朗蒂娜就不能不上前，挡住公证人的去路。

“先生，”她说道，“我同祖父交流的语言，是非常容易学会的。我只需用几分钟就能教会您，让您同我一样懂得这种语言。说说看，先生，您还需要什么，才能完全放心呢？”

“我需要保证我们文件有效的必要条件，小姐，”公证人回答，“换言之，必须确认委托人同意或者反对。可以给身体病残的人立遗嘱，但是智力必须健全。”

“这样吧，先生，您用两个信号就能确认，我祖父的智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全。努瓦蒂埃先生丧失了说话和活动的能力，于是，他就以闭眼表示‘对’，连续眨眼表示‘不’。您掌握这些，现在就可以同努瓦蒂埃先生交谈了，请试试吧。”

老人眼睛湿润了，向瓦朗蒂娜投去温柔而感激的目光，就连公证人都看懂了。

“您孙女刚才说的话，先生，您都听见了，都听懂了吗？”公证人问道。

努瓦蒂埃轻轻闭上眼睛，过一小会儿重又睁开。

“您同意她说的话吧？换句话说，您是用她指出的两种信号，来表达您的想法吗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又回答。

“是您让人找我来的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为了立遗嘱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您不希望我没有帮您立好遗嘱就离开这里吧？”

瘫痪的老人急忙连眨好几下眼睛。

“唔！先生，这种语言，现在您也懂了吧，”姑娘说道，“这回您也该放心了吧？”

不等公证人回答，维尔福就把他拉到一边：



“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像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这样，身体遭受严重的摧残的人，难道您认为，精神不会留有严重的创伤吗？”

“倒不是这一点令我担心，先生，”公证人回答，“我是在考虑，我们如何才能猜出他的想法，以便提问让他回答。”

“您瞧，这事根本办不到。”维尔福又说道。

瓦朗蒂娜和老人听见这场对话。努瓦蒂埃那种特别专注而坚定的目光，显然呼唤瓦朗蒂娜予以反击。

“先生，”瓦朗蒂娜便说道，“这一点您无需担心。要发现我祖父的想法，这不管有多难，准确说来，不管在您看来有多难，我都可以向您揭示出来，并能消除您的所有疑虑。我在努瓦蒂埃先生身边生活了六年，让他本人说说，这六年间，他是否有过什么愿望，因为无法让我理解而埋藏在心中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老人表示。

“那我们就试试吧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您同意小姐做您的翻译吗？”

瘫痪的老人表示同意。

“好吧，说说看，先生，您想要我做什么，您要我做什么公证书呢？”

瓦朗蒂娜背诵字母表，一直到字母 T。

说到这个字母时，努瓦蒂埃瞥了一眼，雄辩地叫停。

“先生要求字母 T，”公证人说道，“这十分明显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瓦朗蒂娜说道。她随即回过身去，问她祖父，“Ta……Te……”说到第二个音节时，老人又叫停了。

于是，瓦朗蒂娜拿来词典，在公证人的注视下开始翻页。

“Testament^①。”她的手指点到这个词时，又被老人的目光叫停。

“Testament！”公证人高声说道，“事情很明显，先生要立遗嘱。”

“对。”努瓦蒂埃连连表示。

“应当承认，先生，这事可真神了。”公证人对愕然的维尔福说道。

“的确，”维尔福答道，“那份遗嘱若搞出来，就更神了。不管怎样，没有我女儿聪明的启发，我不相信遗嘱会一条一条、一字一字排列到

^① 法文，意为遗嘱。